

清代
筆記
叢刊

退庵隨筆

梁章鉅著

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退庵隨筆卷八

清 福州梁章鉅蔭林編

政事三

王揚甫曰。方今民困於浮收。官困於幫費。議者莫不欲去浮收以救民。去幫費以救官。然去浮收必先去幫費。去幫費必先改漕法。今之漕艘。所謂直達網漕之善者也。顧國家承平百六十年。法久弊生。老奸宿蠹。窟穴其中。通倉之需索。大累於幫丁。幫丁之需索。大累於州縣。督撫以浮收暫紓州縣。而州縣卒未嘗紓也。漕臣以幫費暫恤疲丁。而疲丁卒未嘗恤也。通倉諸臣。奮然欲去經紀花戶之需索。而需索卒未嘗去也。經紀花戶之盤踞於通倉者。不得去。則劣丁之蠶食於州縣者。不能除。浮收歲甚。幫費歲增。幫費愈增。浮收愈甚。於是有書役之挾制。有紳士之包攬。昔之浮收。利於官。今之浮收。又害於官。岌岌乎勢且不終日。而道窮矣。窮則變。變則通。漢唐以來。自轉般而之直達。今何不可自直達而之轉般。變之所極。其機自至。近歲剝般之設。始為偶行。繼成常例。不得已隨地置倉。由是而天津有倉矣。臨清又有倉矣。是轉般之法。雖未顯立其名。實已用之於北也。今築禦黃壩。恐誤江廣回空。即就清江增

船利運是轉般之法。又已用之於南也。日者勅下諸臣別籌河漕兩利之策。是專為河工未就而言。竊以河工天事也。患之偶也。幫費人事也。患之常也。天事無往不復。人事有加靡已。就使河流順軌。漕艘暢行。而幫費日增。漕弊日出。是上以百萬金錢治河。而下又以百萬金錢治漕也。治河河平而費止。治漕漕在而費無終窮。何不酌古之制。權今所宜。取唐宋轉般倉成法。損益之。不泥其跡。而師其意。古稱利不百不變法。轉般之在今日。豈徒利百已哉。按楊甫有轉般倉私說。此其自序之文也。前備考漢晉以後興廢成跡。後分列十大端。曰除衛籍。曰裁衛官。曰易漕艘。曰省漕督。曰建倉。曰造船。曰判職掌。曰優俸糈。曰備災賑。曰兼懲遷。審勢度時。旁皇周浹。洵可見諸施行。蓋轉般之法。實托始於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程。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說者以服為納。結而服。輸將之事。善賈者百里不販。糶千里不販。糶。聖王賦民。必不使之四百里而負粟。五百里而負米。故制賦止於百里。二百里。其四百里。五百里。不復言納者。蓋不遠納於帝都。但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於都。夫三百里之民。為遠郊。轉輸粟米。力固勞。而賦則省。亦足見古者賦役不兩重之意。然則轉般之法。其來古矣。

國家歲需東南漕米四百萬石。而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之額。幾及其半。余嘗藩牧吳中。畧知其數。其每歲例給旗丁之運費。為銀三十六萬九千餘兩。為米四十一萬一千餘石。計米折價值銀九十三萬六千七百餘兩。共計給丁銀米二項。需銀百二十九萬五千餘兩。上之出於國帑者如此。而下之所以津貼幫船者。又不啻再倍過之。官非樂為給也。民非樂為出也。丁亦非盡飽厚利也。以數千里之河。而過淺過閘。有費督運。催備有費。淮安通壩驗米。又有費。官民俱困。名實不符。日甚一日。伊於胡底。物窮則變。變則通。而海運之說興焉。以道光六年成案計之。但動漕項正帑。已足辦公。舉百餘年丁費之重累。一旦釋然。如沉疴之去體。誠當垂為定制。乃踰年而即罷不行。此可為太息者也。蓋海運之利。非河運比。本朝之海運。又非前代比。江蘇之海運。又非他省比。而蘇松等屬之海運。又非他府比。乃議者每執河運費財海運費人二語。試觀道光六年一役。海運果費人否耶。而駁海運者。猶曰盜賊曰潮濕曰侵蝕。自道光六年一役。諸無此弊。而巧為論難者。又劫以通倉之捐。勒難以屯丁之安置。怵以南兌易而北卸難。眩以漕政便而河防弛。此則存乎其人。而非可因噎而廢食者也。且六年之海運。其優於元明者。有三因焉。曰因海用海。曰因商用商。曰

因舟用舟。蓋承二百年海禁大開。水程之險易。風汛之遲速。駕駛之趨避。愈講愈熟。行所無事。知北洋不患深而患淺。故用平底沙船以適之。知海船不畏浪而畏礁。故直放大洋以避之。以商運決海運。則風颺不足疑。盜賊不足虞。微濕不足患。以商運代海運。則舟楫不待造。丁舵不須募。價值不更籌。因利乘便。事半功百。此元代所未有也。其優於河運者。又有四利焉。曰利國。曰利民。曰利官。曰利商。蓋河運之費。如前所陳。上既出百餘萬米以治其公。下復須百餘萬津貼以治其私。海運之費。則用公而私可大裁。用私而公可全省。實用實銷。三省其二。此又河運所不能也。成效彰如是。而猶有百計阻撓。多方恫喝。必使此途萬不再開。而後快。果何心哉。今必不得已。而為變通之計。則將蘇松太二府一州之漕。歲由海運以為常。而改小江廣之重艘以利漕。變通目前之河道以利黃。或亦補偏救弊之一道乎。否則官與民為難。丁與官為難。而人心習俗。囂於下。黃與淮為難。漕與河為難。而財力。國計耗於上。吾不知其所屆矣。

江南賦額之重。甲於天下。其始也。賈似道倡買官田之說。而增其額。其繼也。明太祖怒吳氏之為張士誠守城。而重其賦。其後也。楊憲改一畝為二畝。趙瀛均官田於民。

田而民困益深。遷延至今。日積月累。即以蘇松二府計之。較宋時原額。增至七倍有餘。較元時原額。亦二倍有餘。約計蘇松之田。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之賦。任天下一十三分之二。其不均甚矣。余藩吳五年。日思此事。嘗密與潘功甫舍人曾沂籌議。功甫為言。明宣宗時。周文襄撫吳。與知府况鍾曾奏減官田之稅。因田制之多寡。酌量裁減。蘇州減至八十餘萬。松江減至三十餘萬。時戶部責其變亂成法。而宣宗不加之罪。民困遂因以稍蘇。今國家愛民。豈但前明之比。果能體察情勢。力陳於朝。未必不有變通之策。余謂蘇松減賦。在國初已經屢行。近來蠲緩頻施。國用不足。若復議減。誠有所難。惟前人有均賦之議。但就各直省賦輕之地。稍增之以抵蘇松所減之數。要在他處不形其重。在蘇松已利其輕。而於國家之正額。仍無所絀。此議在今日似尚可行。時功甫之尊人芝軒先生。方為大司農。余亦適行巡撫事。已屬功甫馳稟至京。查開各直省賦額輕重細數。以憑折衷。乃京信未回。而代者已至。逾年而余遂謝病去矣。此事與功甫往復商榷者。月餘日。至今猶耿耿於懷。不能釋也。

鄭蘇年師云。煮海之利。國賦為最多。而濱海之民。資此為養者亦最多。乃近代之制。

盡屬於商。貧民不得與焉。所市者此疆彼界。各有分地。分毫不能相借。民情所便而地勢限之。民力所任。而官制束之。富者擁利百萬。侈侔公卿。貧者欲負擔以求升斗之資。渺不可得。鋌而走險。則嘯聚如盜。官兵捕之。刑獄滋多。然議者謂不如是。則無以盈歲賦之額。夫國賦不可減。而課法非不可通也。竊謂鹽出於海。猶未出於田。米一稅之後。即聽其所之。奈何於鹽必限之。以人限之。以地乎。昔唐劉晏之治鹽也。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聽其所之。其餘州縣不復置官。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史稱江淮鹽利。始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敝。誠仿此意而行之。將使民之貧者富。富者遠者近者。無人不可以為商。即無人不可以自食其力。上無損於國用。下有濟於民生。是亦變通之一策也。否則太平日久。生齒日繁。濱海之民。無所得食。必出於販私。販私則課引必滯。引滯則商疲。商疲而歸官。則病官。商疲而請帑。則病國。商疲而舉富民為商。則又病民。近日舉商之害。亦已烈矣。夫富人者。貧人之母也。不殖而落之。豈治計之得也哉。

日知錄載松江李雯論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此論鑿鑿可行。邱仲深大

學衍義補言復海運。而引杜子美詩。雲帆轉遠海。稷稻來東吳。為證。余於鹽法亦引杜詩。蜀麻吳鹽自古通。又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又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若如今日之法。行鹽各有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人人誦杜詩。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

行鹽地界。有遠近之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則民有不得不買私鹽之勢。余嘗守荊州。其地應食淮鹽。亦嘗奉行巡捕之格。而民間之販川私如故也。細察其由。乃知淮鹽從不能到荊州。而川私順流而下。其勢甚便。其來甚多。若必令民間不食川鹽。則惟有茹淡而已。蓋淮鹽聚於漢口。由漢口逆江而至荊州。千里而遙。而有風浪之險。由漢口逆漢而至荊州。千里而近。而水道紆迴。又惟值夏漲可行。春秋冬昏須盤運。則淮鹽之不能到荊州。實地勢使然而分界之始。謀亦不臧甚矣。

近人因鹺政之敝。又有將鹽課灑歸地下之議。西北諸邊地間有行之者。而其弊亦不可勝言。吾鄉龔海峯先生。官甘肅時。論之詳矣。其言曰。鹽課歸於地下。足救目前之急。乃一時權宜。而非經遠之計也。何則。出課之名。不必皆販鹽之民。肩挑背負。藉以餬口。惟近地之民可耳。其遠而數站或十餘站。車載驢馱。轉運取利。則非有力者。

不能有力之家精於心計。必不肯多置田產。以避差徭。廣蓄牛馬。賤積貴售。小販皆領其資本。四出營運。有利同分。彼於國課分毫無出。而坐享厚利。乃令力田務本之農民代之納課。非重本輕末之道。其弊一也。利權不可以假人。官不配鹽。則無人為之經理。游手無賴之徒。羣集其中。趨利如鶩。是縱之使爭。積久生奸。必釀事變。其弊二也。地瘠民貧之區。勢不能免於拖欠。其名雖不累官。而其實官仍不免於賠墊。豐稔之年。尚可勉強催科。一遇水旱。死亡轉徙。正項錢糧。可以奏聞蠲免。而鹽課必不能減。斯時將仍取之民乎。民必不堪。將不取之民乎。課從何出。其弊三也。當日各州縣分引之多寡。並未嘗按照地畝之多寡。通都大邑則多。山僻小邑則寡。非通都大邑之民。食鹽獨多於山僻小邑也。行鹽雖有地界。而四達之衢。可以闌入他界。銷鹽多故配引多。山僻之邑。無可通融。銷鹽少故配引少。今若歸之地丁。則永為定額一成而不可變。多寡不一。苦樂不均。其弊四也。此法若行。不過數年。其弊立見。再思變法。其勢愈難。則何如慎之於始乎。

我朝初年。錢法屢經更定。始以滿漢文分鑄天命通寶。及天聰通寶。錢幕皆無字。迨鑄順治通寶。則專用漢文。嗣於錢幕之左。鑄漢文一釐二字。

按古半兩五銖等錢皆紀銅之輕重此

重而數十年來。引用此例者甚少。恐由立法過峻。故官民皆相遁於法之外。而轉至於無所創懲。若能酌於寬減。期於有案必破。有犯必懲。庶乎可截其流。或亦維持錢

法之一道耳。

私鑄舊例為首者斬決私銷者罪同後及新候失察之該管官知情者與私鑄為首同不知情者革職降調有差

嘉慶年間。蔡生甫學士之定。以奏請通行鈔法左遷。日下士大夫無不笑其迂者。亦

未考。本朝故實也。順治初。曾仿明制。造為鈔貫與錢並行。八年所造鈔一十八萬

八千一百七十二貫有奇。自後歲以為額。至十八年。始行停止。然其時所造鈔甚少。

其上下流通。仍以銅錢。故暫行而無弊。金元以來。鈔法之弊。在於錢不勝鈔。鈔既日

多。錢行日少。於是鈔輕物重。終至壅格。而法遂以窮。邱瓊山所謂鈔法不可行。以用

之者無權也。蓋鈔虛而銀實。鈔易敝而銀可久。鈔難零折而銀可分用。其得失固自

判然。特銀匱而錢窮。有不得不用鈔之勢。則亦救時之急務哉。而前代恐鈔法之阻

滯。並銀與錢而禁之。甚至用銀用錢者。皆以奸惡論。則亦不揣其本末矣。

邵國賢寶云。禹之治水。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所空之

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

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水。自大任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

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河南山東郡縣。暴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具有衝決之患。宜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通漕要路。左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況禹之治水。去其墊弱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然則居今日而言治河。賈讓上中二策。既未易施行。則舍多穿漕渠。分殺水怒。別無善策。昔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宋開寶詔亦曰。夏后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乃今之治水者。舍賈讓救敗之術。以為迂。而專從事於隄塞。勞費無已。妨運病民。伊於胡底哉。

古人只言治河。後世始言防河。賈讓之上策。在漢已不能行。則在今人。又豈有一勞永逸之策。今日南河之難治。甚於東河。人皆知之。海口之淤墊。為全河之害。人亦知

之。余官河上三年。細加體察。如果海口初淤。河身未墊。則當專治海口。今受病之河。實不在尾閘而在中隔。則當兼治河身。時有議由灌河改移海口者。又有議由射陽湖改移運口者。皆經親加履勘。而知其斷不可行者也。至於混江龍鐵掃帚諸器具。本靳文襄輔疏淤之成法。當時用之於未淤之先。自可使沙隨水去。日起有功。今用之於既淤之後。欲專恃此以蕩滌深通。殊難見效。又如對頭築壩以逼溜。在運河易於節制。若黃河則難以施功。逢灣取直以掣溜。遇沙底可以挑成。若膠底則難以刷透。此亦曾經躬歷試行。而知其實無把握者也。此外惟有束水攻沙之法。可以永遠遵循。即潘印川季馴所謂以水治水者也。或議增培隄身。惟仗歲請金錢。將黃河擡於至高之處。而城郭居民悉在河底之下。其勢何所底止。然河隄不加。汎水即難容納。此又明知其非金底抽薪之計。而不能不日從事於其間者也。竊謂急則治標。惟預籌分派減流之路。南河舊設分水閘。填最多。往往不能暢消。求其洩水最暢。而復能助清刷黃者。惟徐州蕭南廳屬之毛城鋪。係靳文襄所建。當時分洩黃流。最為得力。其下注之水。紆迴數百里。澄清而達於洪澤湖。湖水既高。則堅守山盱各河。填使專從清口滔滔外注。徐城以下之漲水。既可分消。而山安海防一帶積淤。亦得全

資刷滌。惟壩座久湮。迥非斬文裏舊制。力加鈐束。恐分洩仍屬不靈。若必收暢消之功。則湮沒近處田廬。實所不免。然較之王營減壩。則害少而利多。轉移之機。寔無便於此者。唯在預先堅修閘門。廣籌去路而已。道光五年秋。黃河盛漲。余曾有請開毛城鋪之議。眾皆難之。以地非所轄。不能力爭。憶吾鄉莊復齋觀察亭陽。當乾隆初。曾請開上流水道。有自壅毛城鋪而徐州壞。壅天然減水。渠而鳳潁泗各州壞。壅車邏昭關等壩。而淮揚上下河皆壞之論。又有詩云。賈讓非無策。其如未見庸。南流不一道。北口亦徒封。亦可謂瞻言百里者矣。

今官北方者。以開水利為興利。官南方者。以開水利為除弊。其實北方水利興。則水得其用。自不至泛濫為災。南方水利修。則水有所制。並可收灌溉之益。興利與除弊。常相因也。昔歐陽公作唐書地理志。實兼志河渠。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蓋唐時為令者。猶得以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十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嘗以百里之官。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而後。則以催科為急。而農功水道。有不遑講求者矣。然自大厯以至咸通。猶不絕書於冊。今則北方之利。鮮不以此事為迂。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

通南方之吏。又日困於徵比之勞。簿書之苦。而不暇以為。無怪乎夏旱秋澇。年年告病矣。

許力臣承宣謂天下無無水之地。即無不可溉田之水。古者眾建諸侯。各食其地之所入。不聞其仰食東南也。蓋水之流盛於東南。而其源皆在西北。用其流者。利害常相兼。用其源者。有利而無害。其或有害。則不善用之過耳。按今人言水利者。無慮百十家。而通徹南北源流利弊。則此數語盡之。竊謂西北之興水利。惟當使由而不使知。全在一州一縣一村一里。各自董勸。枝枝節節為之。且不必達之九重。且不必督以大吏。聽其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愈推愈廣。自有會通之時。即終不會通。而各受各利。亦有何不可乎。今之病根。即在昌言興西北水利。可減東南漕賦二語。議論愈明暢。愈格不行。而舉世不悟。豈不可笑。

李文貞曰。凡州縣各因其山川高下之宜。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引流醜渠。無山無河之處。則勸民鑿井。亦可資灌溉。一縣開一萬井。則可溉十萬畝。約計畝獲米一石。十縣之入。已當全省之倉儲矣。若夫一溝之水。可當百井。一渠之水。可當十溝。以此推之。水利之興。其與積穀備荒之利。不止於倍蓰而什佰也。

王爾緝有井利說兩篇見切問齋文鈔

水為地之險。酒為人之險。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故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周禮地官胥師。司疏禁。屬游。飲食於市。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古者羣飲之罪至重如此。漢書文帝紀注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則禁稍弛矣。後世惟魏大安四年。設酒禁。釀酤飲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禁朝官飲酒。犯者死。元至元二十年。禁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子女沒官。皆可謂用重典。然立法太過。故亦不久而弛。予嘗聞黎襄勤世序言。今者生齒日繁。財用不足。但當嚴釀酒。裁煙之禁。或加重其稅。於民間生計無損。而於利源不無少裨。蓋亦救時不得已之一策也。方靈臯曰。周官凡酒皆公造。民得飲酒。獨黨正族師。歲月蜡。酺耳。漢制三人無故共飲。罰金一鍰。三國時家有酒具。行罪不宥。誠知耗嘉穀於無形。而取忽不察者。惟酒為甚也。今天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小聚。皆有酤者。沃饒人聚之區。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瘠土貧民相較。約六人而飲者居其一。中人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酒禁。是三年所積。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凡民間用酒。莫宜於祭祀婚媾。然周公制法。不耕者無盛。不績者不哀。祭無盛。猶可。况以歲儉而去酒乎。

乾隆初年。北五省大吏議燒鍋躉麴之禁。言人人殊。直隸疏內。以燒酒之禁。宜嚴於歉收之歲。而稍寬於豐裕之年。本地釀造零星者。毋庸禁止。惟不許麥麴燒酒出境。而嚴禁肆行躉麴興販者。河南疏內。以行法宜因乎地。而立禁先清其源。豫省酒多自造。比戶皆然。請免零星製麴之科。而嚴廣收多躉販賣之禁。甘撫疏內。以甘省並非產酒之區。毋庸查禁。晉撫疏內。以晉省燒鍋可寬於豐年。應禁於歉歲。陝撫疏內。以陝省俗儉。民間祭祀慶吊。不得已而用酒。若禁燒酒。而用黃酒。則專用米穀細糧。轉於民生未便。况臨邊地冷。兵民藉以禦寒。勢難概禁。惟躉麴開行遠販。宜嚴加禁止。陝督疏內。則以為燒鍋當禁。而不可以必禁。禁之所以節流。寬之所以去擾。惟歉年自宜禁令加嚴。其躉麴開行遠販者。宜嚴行禁止。至山東巡撫。因二麥歉收。嚴禁燒鍋躉麴。竟有毀棄釀具。畏法改業者。有自行出首者。則行之已著有明驗者也。按燒鍋一事。各省情形不同。故辦理亦不能畫一。自可齊其政。不易其宜。躉麴一項。係燒酒盛行之源。躉麴多則私燒必廣。有損蓋藏。且富商巨賈。肆行躉麴。廣收販運。易於查拏。不致滋擾平民。禁之以清其源。裨益甚大。故各省同奏。眾論僉同也。

郭復齋起元曰。閩地二千餘里。原隰饒沃。山田有泉。力耕之。原足給全閩之食。無如

始之闢地者。多植茶蠟麻苧藍龍糖蔗荔枝龍眼柑橘橄欖之屬。已耗地三之一。然其物猶足供食用也。今則煙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原煙出自西北。謂可驅寒耳。今則偏於東南。飲煙者無間暑寒。為用與食鹽等。而又勝之。閩中更甚。其煙葉之雨露入地。則地苦而穀蔬不生。無益於人。而害於嘉種。如此。可不知所變計哉。按復齋吾閩人。宜其為桑梓遠慮如此。而余嘗藩甘肅。屢欲申蘭州水煙之禁。詢之紳士。皆以為斷不能禁。而徒以擾民。蓋今日之喫水煙者。徧天下。其利甚厚。利愈厚。則逐末者愈多。甘肅地土磽瘠。甚於吾閩。循此而不知返。則本計益絀。農利益微。甚可慮也。吾鄉顏光衷懋所著官鑑。言救荒之事最備。有先策者。謹未然也。有先策者。備將然也。有正策者。有權策者。籌已然也。湘陰王朗川之欽。言行彙纂。所載林希元救荒叢言。亦好。如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饑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糶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遺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按救荒事極繁重。而其綱領不過此數端。求

可以一言蔽之者。則盡心二字而已。憶道光辛卯秋。余藩吳中。值江淮大水。流民蔽江而來者。日以萬計。吳民惶惶。余與守令等盡心籌畫。出示募捐。一面給船資送。一面設廠留養。親與城內外巨紳富戶約。不必踵立局勸捐。故套亦不必設。專管款項之人。惟在富而好禮者。各量力而行。稱心而出。或獨任一廠。或分襄一事。或繼眾捐所不及。或補官辦所未周。彈壓仍歸有司。出納自為經理。認辦之事既定。即榜示災民口數。並大標捐助姓名。使受者知食所自來。施者知錢所自往。合計自秋至冬。三月餘日。資送出境者六十餘萬人。自冬至春。五月餘日。蘇州城外設廠留養者四萬餘人。凡三十餘人。七廠。外郡州縣視此有差。其在蘇廠者。余復倡捐棉衣袴萬領。聞風好義者。又從而附益之。故竟一冬。數萬人無啼饑號寒疾病死喪之事。迨壬辰三月。始陸續厚資回里。時潘功甫舍人復以籽種贈之。沿途頗有頌聲。以為吾屬歸不少一人。且增新產兒數十百輩。余曾繪成目送飛鴻長卷。屬同人作詩紀其事。倘亦他日采風者所不廢歟。

唐德宗朝。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上言曰。佛空寂無為者也。道清虛寡慾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臣請定寺為三等。觀

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餘還為民德宗善之都官員外郎彭偃曰。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所費不貲。臣請僧道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疋。尼及女冠。輸絹二疋。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刑部員外郎裴伯言曰。二教不耕不織。且絕繼嗣。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之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為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為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者。許在寺觀。餘悉還為編民。收寺觀以為廬舍。議上皆不行。孟昶菴師曰。此三議俱可行。定寺觀之等。則興造不得行。立征輸之制。則僧尼有所畏。酌年齒之數。則少壯無所容。循是為之。僧道不出十年。將漸廢矣。舍此不為。至會昌時。乃欲一槩剷除之。封刀關上。毋亦近於不教而殺耶。

景州申學坤信道學甚篤。見僧眾以福田誘財物。供酒肉資。因著一論。戒勿施捨。夜夢一神。似彼教所謂伽藍者。侃侃而爭曰。以佛法論。廣大慈悲。萬物平等。彼僧尼非萬物之一耶。施食及於烏鳶。愛惜及於蟲鼠。欲其生也。此輩借施捨以生。君必使之

饑而死。曾視之不若烏鳶蟲鼠耶。其間破壞戒律。自墮泥犁者。誠比比是。然因有梟
鳥而盡戕羽族。因有破鏡而盡戕獸類。有是理耶。以世法論。田不足授。不能不使百
姓自謀食。彼僧尼亦百姓之一種。募化亦謀食之一道耳。必以其不耕不織。為蠹國
耗民。彼不耕不織。而蠹國耗民者。獨僧尼耶。君何不一一著論禁之也。且天下之大。
此輩豈止數十萬。一旦絕其衣食之源。羸弱者轉乎溝壑。姑勿具論。桀黠者鋌而走
險。將何以善其後耶。昌黎闢佛。尚曰。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君無策以養。而徒浚其
生。豈但非佛意。恐亦非孔孟意也。南城鄧葵菴曰。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如日月
經天。江河行地。二氏則譬猶燭火也。陂池也。繼日月之光。分江河之派。亦能有益於
人。無害於日月江河者也。然古人闢之不遺餘力者。何也。曰。彼所值之時。有不得已
焉者也。我國家崇儒講學。三尺之童。皆尊孔子。雖有二氏。奚足誣民。且存其因果
感應之說。未嘗不可警中人以下。俾了然於殃慶之不爽。是不惟不惑於二氏。而轉
使二氏亦樂效靈於盛世矣。士生今日。猶欲拾古唾餘。竊竊然憂佛老不息。周孔
之道不著。夫何異日月照臨。而暮晷夫底人之馳走。江河順軌。而議疏瀹排決之氣
施。豈不謬哉。恭讀乾隆年間。御製詩序曰。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為請者。朕謂沙汰

何難即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之橫恣。有賴於儒氏辭而闕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將以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游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為詩以見意云。頽波日下。豈能迴二氏於今。亦可哀。何必關邪。猶泥古。留資畫景與詩材。大哉。王言。非尋常儒生所能見及矣。

西番帕克巴。為元時高僧。傳至宗喀巴。為黃教之祖。有二大弟子。曰達賴喇嘛。曰班禪喇嘛。達賴喇嘛。位居首。其名曰根敦珠巴。次即班禪喇嘛。其名曰凱珠布格呼克巴。勒藏與達賴喇嘛。遞相為師。以化身世掌黃教者也。喇嘛二字。即如漢語稱僧為上人。喇嘛示寂後。轉生為呼必勒罕。如漢語稱轉世化生人。當呼必勒罕未出之前。彼教於佛前誦經祈禱。廣為訪覓。各指近似之幼孩於佛前。納穆吹忠。擇一聰慧有福相者。定為呼必勒罕。幼而習之。長成乃稱呼土克圖。以掌彼教。蓋蒙古最尊奉彼教。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行之既久。亦遂有影射牟利。任意妄指。或至出於一族。竟與世襲無異。乾隆時。朝廷洞鑿其私。製金奔巴瓶。送往西藏。凡藏中有轉世之大呼必勒罕。命眾舉數人。各書其名置瓶中。公掣以定。其弊乃絕。所謂修其教不易。

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也

西洋人入中國自利瑪竇始其教法之傳中國自利瑪竇二十五言一書始大旨暗

資釋氏而復明攻釋氏又明知儒教之不可攻故所著天主實義並附會六經中上

帝之說其實亞尼瑪之學亞尼瑪者華言靈性即釋氏覺性之說天堂地獄之論與釋氏之輪

回相去無幾同時龐迪我又撰七克一書述天主所禁罪宗凡七一驕傲二嫉妒三

淫吝四忿怒五迷飲食六迷色七懈惰於善迪我復發明其義一曰伏傲二曰平妒

三曰解貪四曰熄忿五曰塞饕六曰坊淫七曰策急則與儒書又何異惟以尊崇天

主太過不免於迂怪夸誕其論保守童身一條或難以人俱守貞不婚人類將滅乃

答以僕人俱守貞人類將滅天主必有以處之何煩過慮其詞已遁又謂生人之類

有生必有滅亦始終成毀之常若得以此終以此毀幸甚大願則更理屈詞窮為釋

氏所不屑道矣又有高一志撰空際格致一書以火氣水土為四大元行而以中土

五行兼用金木為非然彼國所最擅長者在天文而推算量測仍不能廢五星則於

彼說亦自相矛盾矣此其所以為異端歟

前朝歷法大約遵守元代授時歷明萬曆中西洋人利瑪竇與其徒湯若望羅雅谷

等奉天主教來遊中國極言授時歷之誤當時未之信也至國朝順治二年仲秋朔日食若望先期進時刻分秒起復方位至期令廷臣公同測驗諸法俱舛而新法獨合於是令若望用新法修時憲曆時天下初定海禁尚弛西洋人來者愈多散居中國於濟南淮安揚州鎮江江寧蘇州常熟上海杭州金華蘭谿福州建寧延平汀州南昌建昌贛州廣州桂林重慶保寧武昌西安太原絳州開封等處共建天主堂三十餘所入其教者厚與金帛無籍之徒羣相依附其箴遂熾有歛民揚光先者著闢邪論又著孽鏡中星說選擇議摘謬十論痛詈新法之非總名其書為不得已又以若望等邪黨惑眾包藏禍心具請誅邪教疏於康熙三年赴部投遞下吏部會審若望得罪革職四年以光先為監副光先五上疏辭職不准尋陞監正西法中廢後西洋人南懷仁復具疏訟冤又革光先職用南懷仁而西法復行至雍正年間嚴海上之禁折毀各處天主堂止留京師一處便西人修曆者居之其他有潛來內地妄稱傳教者皆嚴繩以法厯法既稱得人而邪說亦無自生矣

退庵隨筆卷九

清 福州梁章鉅蔭林編

家禮一

古昏禮有六禮。今朱子家禮畧去問名納吉請期。止用納采納幣親迎。蓋以問名併入納采。而以納吉請期併入納幣。已屬簡省之至。然於禮並無所增減也。而吾鄉親迎之禮猶缺焉。毋乃太簡乎。

孔子言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按禮記亦云昏禮不樂。幽陰之義也。夫以禮言。則幽陰之義不宜用樂。以情言。則相離之悲。代親之感。不忍用樂。而今舉世用之。不以為怪。何哉。

謝梅莊曰。或問詩詠琴瑟鐘鼓昏禮。又云幽陰不用樂。何居。曰。此孤子當室之禮也。故曰思嗣親。又曰擇日祭於禰。曰。然則廟見亦孤子禮歟。曰。廟祭所同也。禰祭所獨也。曰。然則不賀亦孤子禮歟。曰。昏以著代人皆有之。雖具慶何賀為。

朱子曰。司馬溫公與伊川定昏禮。都依儀禮。只畧改一處。便不是古人意。溫公云。親迎奠雁。見主昏者即出。伊川却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伊川非是。伊川云。婦至。

次日見舅姑。三月廟見。溫公却說婦入門即拜影堂。溫公非是。蓋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也。今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用伊川。三月廟見改為三日云。

自周禮有奔者不禁之文。鄭氏以重天時權許之為注。遂貽千古詬病。禮文奔者不禁。與下句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若字。與今律文之言若者同。若之為言及也。謂不禁男女之奔。及無故不用命者。俱有罰耳。熊氏經說云。仲春會男女之時。有不以禮合。至淫奔而不能禁。固父母之罪。及有愆期不嫁。別無喪故。而不遵昏令者。亦父母之罪。似此二者皆罰之。則必無過笄無嫁之女矣。吾鄉林氏之奇。則謂古人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六禮不用。謂之奔。國有凶荒。家有喪禍。必待備禮。男女失時矣。此之謂故。若無故而不備禮。則罰之。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七曰昏禮。十曰多昏。蓋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是故女有聘而嫁者。有奔而嫁者。奔者非必淫。淫而奔者。始謂之淫奔。若奔則為妾者。皆不備禮之謂。邵二泉曰。先王制禮。豈不欲六禮皆備。而後歸哉。禮不下庶人。勢也。故仲春奔者不禁。恐失時也。荒年殺禮多昏。欲繁育也。則此義尤精矣。

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此言情也。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此言禮也。情與禮相制。而亦可相通。情欲之感愈遲。則筋骸之束愈固。乃亦有時事所迫。不得不行。則有不待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者。古禮有為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則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范甯注穀梁傳。引譙周之言曰。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蓋嫁娶之限。不得復過此云爾。故舜三十無室。書已稱歸。女子二十未嫁。周官即許其仲春奔。不為止。孔子曰。夫禮言其極矣。豈必定以是期哉。是以孔子亦十九而娶。亓官氏也。古禮五十始得為大夫。而亦有不盡然者。以喪服傳大夫為昆弟姊妹之長殤。

小功果五十始為大夫。又安得有兄若姊之尚在十九以下者。

禮部則例。載民公以下。百官未受職之子。父為納婦者。禮視其父。已受職者。各從其品。此酌古準今之制也。朱子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雁。皆大夫之禮。士昏禮謂之攝盛。今宦族娶妻之日。率用其父冠服。尋常人家。亦借用頂戴。不得謂之僭矣。

李文貞曰。昏禮三月廟見。朱子改定三日。今便可從。或問三日。連本日算。抑離本日算。曰。連與離皆可。古人亦是大畧說。如武成丁未。越三日庚戌。是離根算。召誥丙午。

越三日戊申。又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皆是連根算。可見不拘也。

古最重冠禮。周東遷以後。禮樂廢壞。然魯襄公可冠而未冠。晉悼公告之曰。曷為冠具。春秋時尚如此。則盛時可知也。古冠禮之存者。惟儀禮中之士冠禮一篇而已。漢晉以來。帝王家有行者。皆由士禮而推之。而士大夫家則轉不行。唐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冠禮數百年人不復行。近有孫昌引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京兆尹鄭叔則拂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也。然則此禮之廢久矣。今應童子試者。尚有已冠未冠之稱。則安得不顧名思義哉。

男子為冠。女子則為笄。大約自十五至二十皆可行。今吾鄉男子至十六。其父母必衣以盛服。設酒醴。使徧拜祖宗尊長。謂之出幼。女子至十四。則擇日為蓄髮。謂之上頭。亦徧拜父母尊長。似於禮意適合也。

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歟。近世以來。人情尤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為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

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騷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通二十而冠。今世俗之繫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

伊川程子嘗言。凡人服至高祖。祭亦應至高祖。既得祭。豈可不詳制度。而今仕宦之家。鮮有為四親立廟者。止於忌日設祭。夫祭為吉禮。古人無忌日之祭。惟朱子不敢廢。然變服用淺墨色巾。蓋猶衰之餘也。豈可當吉禮乎。

朱子四親廟之法。可仿而行。只在宅內立四龕。每龕隔開。便不嫌於並坐南向。蓋古時天子諸侯大夫。各有祖廟。其合食也。則太祖正東向之位。今既無各廟之制。又無東向之禮。則同堂異室。自然並坐南向。只是妣本附祖合饗。時人家都設一筵。却大不妥。母子同席猶可。舅婦可同席乎。惟程子說得確。四親應分四席。若再為通融。則祖與祖為一處。妣與妣為一處。不過一筵分為兩筵。意厚而禮明。不惟其物也。今按大清會典所列品官及庶士庶人家祭之禮。各有等差。可以遵守。而今人鮮有仿行之者。謹錄於此云。凡品官得於居室之東立家廟。一品至三品廟五間。中三間為堂。左右各一間。隔以牆。北為夾室。南為房。堂南檐三門。房南檐各一門。階五級。庭東西

廡各三間。庭繚以垣。南為中門。又南為外門。左右各設側門。四品至七品官廟三間。中為堂。左右為夾室。為房。階三級。東西廡各一間。餘制與三品以上同。八九品廟三間。中廣左右狹。階一級。堂及垣皆一。門庭無廡。餘與七品以上同。堂後楣北設四室。奉高曾祖禰四世。妣以適配。南向。歲以春夏秋冬仲月。擇吉致祭。一品至三品官羊一豕。一。四品至七品特豕。八品以下。豚肩不特殺。三品以上。每案俎二。釧二。敦二。邊六。豆六。七品以上。邊四。豆四。八品以下。邊二。豆二。皆俎一。釧敦數同。三品以上。時祭。偏舉。四品至七品。春秋二舉。八品九品。春一舉。至庶士則於寢堂之北為龕。以版別為四室。奉高曾祖禰神位。歲以春夏秋冬節日。出主而薦。庶人則於正寢之北為龕。亦奉高曾祖禰神位。歲逢節序一薦。今小戶不必論。大戶力能建立宗祠者。又以意為之。則何如恪遵會典之為得乎。

李文貞曰。朱子家禮要存古法。故段段有宗子行禮到底人不能行。如今須考定人眼前可行。方好。卿大夫家古有世祿。故子孫雖無位。行事尚得與大夫同。今卿大夫既無世祿。設數傳之後。支子顯達。而宗子却無祿。則宗子分止於薦。而支子不得祭。是使有祿者身享鼎烹。而祖宗僅受菲薄。於心安乎。寒家宗祠在山中。先世士大

夫多居郡祭時不躬不親。惟使直祭者經理。潦草獻享而已。及先君定議。以為宗子有祿。自當主祭。即宗子舉人。而支子進士。宗子侍郎。而支子尚書。爵祿相仿。亦仍當宗子主祭。若宗子無祿。而庶子顯貴。則貴者以其祿主祭居中。宗子居左。直祭者居右。一同奠獻。如此斟酌。既不背古意。而於今可行。方不為空言耳。小宗有及身貴者。便當立四親廟。大

宗不容有二。小宗不厭其多。

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疏謂祔於妾祖姑者。祔夫祖之妾也。亡無也。中間也。若夫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於高祖之妾也。凡祔必昭穆相同。故須間曾祖而上。

小記又云。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注謂妾當祔於妾祖姑。上章言無則祔於高祖妾。今又無高祖妾。則當易妾之牲。而祔於嫡祖姑。妾當下女君一等。今祔於女君。故易

女君牲。猶士祔於大夫。而易大夫牲也。按後人拘於廟祭者。謂大夫不得祭高祖。觀此則高祖有廟祭明矣。又泥於妾母不世祭者。穀梁傳亦謂於子祭於孫止。觀此則高祖之妾。曾孫猶得祔祭矣。

顧亭林日知錄云。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但名分有所不當。而以尊臨卑。則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當祭則有代之者。按此說非也。朱子語錄謂曲禮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此承上面餼餘不祭說。蓋謂餼餘之物。雖父不可將去祭子。夫不可將去祭妻。且

如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腥則非餒餘矣雖熟之以薦祖考可也賜食則或為餒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是不可祭先祖雖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秦味經蕙田曰父之於子夫之於妻分雖有尊卑然喪服父為長子三年夫於妻齊衰期父之斬傳重也夫之期齊體也服猶如是而况祭乎小記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注在寢祭婦也的確證顧氏之說不如朱子之精矣古人祭用尸今無此禮然禮意則不可不知吾師大興朱文正公慟母氏早沒事庶母謝幾如母語子輩曰古人祭必有尸仿之以申吾慕非過禮也

林樾亭

喬蔭

曰朱子語錄答用之祭用尸之意有云嘗見崇安余宰邵武人說他之

鄉里有村名密溪去邵武數十里此村中有數十家所謂中王之神甚謹所謂中王者每歲以序輪一家一長一人為中王周而復始凡祭祀祈禱必請中王坐而祈之歲終則一鄉之父老合樂置酒請新舊中王講交代之禮此人既為中王則一歲家居寡出恭謹畏慎畧不敢為非以副一鄉祈向之意若此村或有水旱災沴則人皆歸咎於中王以不善為中王之所致此等意思皆古之遺聞近數年此禮已廢矣看來古人用尸自有深意非樸陋也愚按此等風俗正是古時樸陋之處今邵汀各

郡山鄉聚落雖無復此舉。然極重師巫之降神者。有事祈禱。輒潔其酒。而為師巫者。即假神像跳舞飲噉。傳神語以告。蓋尸廢而像設興。像設立而師巫重。亦時代遷流之故也。

紀文達師曰。古者世祿世官。故宗子必立後。支子不祭。則禮無必立後之文。孟皮無後。亦不聞孔子為立後。非嫡故也。支子之立後。其為筮娶守志。不忍節婦之無祀乎。譬諸士本無誅。而縣責父始誅。死職故也。童子本應殤。而汪錡不殤。衛社稷故也。禮以義起。遂不可廢。凡支子之無後者。亦遂沿為例。不可廢。而家庭從此多事矣。

今時喪禮既不能復古。即不必泥古。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又曰。稱家之有亡。子思子曰。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此數語已盡喪禮之要。最為平易近情。人人能守此訓。則雖有失者亦鮮矣。若其他繁文末節。則以士喪禮戴記為主。而參以朱子家禮。司馬溫公書儀。及我朝徐氏讀禮通考。斟酌損益而行之。人豈有非之者哉。

上古初喪。有升屋而號之禮。後恐驚眾。因制為復禮。蓋盡愛之道。望反諸幽也。司馬溫公曰。士喪禮。臯某復三。注。臯長聲也。男子稱名。女子稱字。或稱官封。或依常時所

稱。今復禮亦久不行。而世俗於屬纊後。即延僧誦經。謂之藥師醮。或為報亡醮。不經甚矣。孟瓶菴師云。當合室哀痛急遽之時。而緇流黃冠。偃然列坐堂上。喃喃誦。糜酒食費金錢。不知於死者何裨。亟宜除之。

禮有訃告。惟施於君。後世始於族姻朋友。一徧訃。已非古禮。則其訃書隨地為式。原可不拘。然於稱父母曰顯考顯妣。則不可。按祭法。顯考廟在祖考廟之上。則今之曾祖也。名實乖舛。莫此為甚。又稱父必曰某府君。亦非。府君當專屬之有位者。漢魏以來。門生故吏稱其長官。率曰府君。即府主也。古碑刻具在。可證。此二事雖家禮有之。實皆亟當改正耳。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言。於始死及七七日期年再期除喪。皆飯僧設道場。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死者減彌天惡罪。必生天堂。不為者必入地獄。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甚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者。則曷若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

古有含襚賙賻之禮。珠玉曰含。衣服曰襚。所以送死。車馬曰賙。貨財曰賻。所以佐生。皆所以矜恤喪家。助其斂葬也。司馬溫公謂今人但送錢紙。焚為灰燼。何益喪家。不若復賙襚之禮。既不用珠玉。亦無以車馬助喪者。則含賙可不必存。金帛錢穀之類。視其家之有無貧富。親之遠近。情之厚薄。自片衣尺帛百錢斗粟以上。皆可行之。勝於無也。孟瓶菴師云。古人愍死恤孤。故襚賙並行。而有喪者費省。閩俗相沿。以不受錢帛為榮。始不過商賈家。以財自豪耳。近士紳亦然。夫以受賻為恥。而不知人道之宜然。以靡費為榮。而不卹財力之不繼。甚則鼓樂喧闐於喪次。族戚醉飽於殯宮。主人茆然在疚中。稍有不周。反加責備。此澆風之亟宜返者也。

汪韓門

師韓

曰。佛教興而人死有七七之期。俗謂天干至七則尅。地支至七則衝。以

其衝尅為之禳解。其事蓋始元魏時。魏書外戚胡國珍薨。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百日設萬人齋。北齊書孫靈暉為南陽王綽師。從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恆為請僧設齋。傳經行道。按路史發揮云。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七七之說。固亦有義。因而齋僧。遂為後世飯僧之濫觴耳。今吾鄉相沿已久。但當七七設祭。而不齋僧。即無可議。近有於計書中。注明不用釋教七七期。以為

通儒家法如此亦可謂少見多怪者矣

吾鄉訃書之式凡父在而母死者其末首或用其夫語氣如寒門不幸蹇及元配云云或用其子語氣如不孝某等罪孽深重云云並與家禮所載書式不合此皆於古無考可隨人用之仍有執禮經凡喪父在父為主一言謂訃書必出自其夫者亦泥古也古禮父在為母期故一切儀文皆父主之今母服亦斬衰三年一切哭奠謝賓上食之儀自以服重者為主惟父在則凡事稟命而行即父為主之實矣又何必徒徇其名以致步步窒礙哉

按宋子家禮有喪主注謂死者長子無則長孫承重者事奉饋奠有護喪注以子弟知禮能幹者一人為之有主賓注用同居之尊且親者一人為之如無同居擇族屬之親賢者又無族屬則用戚友專主與賓客為禮有相禮注議親友或鄉黨中之素習禮者一人為相禮凡喪事皆聽之處分而以護喪助馬有司書注以子弟知書者為之按言子孫為喪主者其名也言專奉饋奠者其實也皆與父為主之義兩不相妨禮弓有父兄命訃之文士禮有孝子自命訃之文說者謂大夫以上父兄代命之士則自命並見父在母死者訃書之首不必定出諸其夫矣

呂新吾曰訃告遠近不能徧或使者誤不及或情有厚薄可不及或訃及而不至焉轉生嫌隙蓋休戚相關者疾則問病則守無待於訃迨病且死而猶不知又安用訃哉北俗或書卒葬於屏間或揭紙旗於戶外情義相關聽其自至遠不至者俾彼得以有辭即不訃於禮何害按今吾鄉貧家亦有揭訃於門首者若以初喪孝男匍匐

道途自行分計則甚不宜矣。

吾鄉喪禮自成服後黎明具湯沐主人以下皆哭食時奠夕奠亦然皆與禮意合惟朔望奠多移於月晦及十四日蓋以朔望為吉日而避之耳殊為無據然時俗相沿已久於禮並無所殺聽之可也

服制定於聖人各有精意記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俾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使人勿倍示民有終而已公羊傳言魯文公欲服喪三十六月何休以為亂聖人之制後代增改服制則莫甚於唐如嫂叔本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為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為期眾子婦小功增為大功舅服總增為小功父在為母服期高宗增為三年婦為夫之姨舅本無服元宗令從夫服又增舅母總麻堂姨舅袒免王元感遂欲增三年之喪為三十六月見舊唐書張柬之傳此皆務飾其文欲求過於聖人之制而人心彌澆風化彌薄亦未見其名之有過於三王也

明洪武初孫貴妃薨勅禮官定喪服之制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乃勅學士宋濂等考定喪

禮。於是濂等考上古人論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者十四人。太祖曰。三年之喪。天下通喪。觀願服三年視願服期年者倍。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為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並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此母服改為斬衰之緣起也。

古禮婦為舅姑皆齊衰不杖期。後世易為舅斬衰三年。為姑齊衰三年。從夫服也。自明以來。婦為舅姑皆斬衰三年矣。方靈臯曰。古禮婦為舅姑期。稱情以立文。適至是而止也。婦之痛其舅姑。信及其子之半。可以稱婦順矣。其義比於孫之喪其祖。不可謂非隆矣。後世易以斬衰三年。將責其誠乎。抑任其偽乎。信乎禮非聖人不能作也。古有承重之稱。謂其承大宗之重。非專指喪服也。昔吾鄉蘇子容頌對宋神宗言。古者貴賤不同。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宜也。匹夫庶人亦何與焉。近代不世爵。長子孫與眾子孫無以異。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非先王制禮本意。云云。語最簡當。按古之承重者。承父之重。不係其母。故喪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但言三年服。而不言承重。今人於祖母亦稱承重。且並施於本生之庶祖母。則尤無謂矣。

嘉慶四年奏准官員生祖母係屬庶室病故時其父先故別無

父同母之伯叔本員於生庶祖母為長孫者無論嫡祖母是否現在聚令治喪一年

晉孟陋喪母不飲酒食肉十餘年親族迭勸之然後從吉蓋釋服之謂也唐律不孝條唐父母喪釋服從吉徒三年今律亦載於十惡之條即期喪從吉猶杖六十乃世俗之行三年服者輒於名簡中書從吉二字不亦慎乎

顧亭林曰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說者以為期以下之喪皆其臣屬故不服然制禮之意不但為此古人有喪不祭諸侯有山川社稷宗廟之事不可以曠故惟服三年而不服期大夫於其君亦有駁奔在廟之事但人數多不至於曠故但降之而已此古人重祭之義後人不知但以為貴貴而已按亭林之言亦尚未盡不如隋劉炫所說為精隋尚書牛宏建議欲諸侯絕旁期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宜降旁親一等議者以為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齊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或多近親若降之人道自此疏矣事乃寢

今人服制有過於古人者子為母婦為舅姑及兄弟之妻皆是此皆後儒所不敢輕

議者。然古人制禮之精意。未可以淺識窺也。顧亭林日知錄所引吳幼清服制詳考序之言。最為明暢。今節錄於此云。凡喪禮制為斬衰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無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為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為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為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為妻之服既除。則子為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子在室為父斬。既嫁則為夫斬。而為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貳斬者。不貳天也。降己之父母而期。為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服未除。婦服已除。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後為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為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為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為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

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己之妻有姊妹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己雖無服。不能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父在為母三年。婦為舅姑。從夫斬衰。並三年。為嫂有服。為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為母。婦之為舅姑。未嘗薄也。

阮芸臺先生曰。有丁父喪而繼母在堂。欲稱奉繼母命。稱哀。訃聞來問者。并疑孫汝淚頓首為輕來問者。余曰。此皆俗例也。父沒稱孤。母沒稱哀。為三年喪也。唐咸通王

母書墓誌。自稱哀子。周禮。孤子則其父死於王事者。三年。國制也。豈有國制當稱三年。而必須奉繼母命。

者。設繼母無此命。即不三年耶。無已於孤哀子之上。雙行加繼母侍下四字。為明白耳。若庶子之先丁生母憂者。由此例之。亦可加嫡母侍下四字。其曰奉嫡母命。稱哀者。亦似禮而非禮矣。庶子之先丁嫡母憂者。亦可加生母侍下四字矣。何也。同是三年無可厭。音壓據事直書也。故淚亦輕也。若改須改為哭頓首為安。夫有聲曰哭。無聲曰泣。人所共知也。今俗例孤哀子稱泣。血稽顙。實為大謬。古人言泣血者。無聲出淚而已。非甚哀也。血非赤血。即目汁也。詩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毛傳曰。無聲曰泣。血禮

記曰。高子臯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鄭注曰。無聲而血出。孔穎達曰。注無聲出淚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據此是血即是淚。並非赤色之血。鼠思之人。無聲而泣。何嘗是目中出赤血。子臯至大祥之後。猶無聲而垂淚。而不笑。以見其哀思之長。亦豈是目出赤血。

文選答蘇武書戰士為陵飲血注曰

血即淚也。別賦。泣下霑襟。古本作血下霑襟。

然則今俗所謂泣血者。直是初喪之時。子不哭號擗踊。但憂

思垂淚而已。欲重反輕。不讀詩禮注疏之過也。然則當如何。答曰。稱孤哀子哭踊稽顙。期服孫哭頓首。尚近是。又按孔穎達所云。以淚比血。此語猶未確。試問五經內有淚字乎。淚字始於漢時。古人稱目哀出汁。但直名涕。直名血。無稱淚者。非以血字比

淚字也。書此以示家塾。

今人於族長家長書袒免袒免者初喪眾主人之服亦為杜撰

閻百詩曰。古者喪期無數。孔穎達謂哀除則止。無日月限數。其說頗非。孔氏疏三年問。引此句。謂無葬練祥之數。其喪父母之哀。猶三年也。故堯崩云。如喪考妣。三載則知堯以前已三年。余謂豈惟堯以前。蓋自有天地。即有人類。有人類。即有恩愛。而喪紀緣之而興。善乎荀卿言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此九字見前小戴緝入經。又言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

王之所同。未有其所由來者也。班固採入史。兩未有其所由來者也。語致精。又曰。期之喪有禫者二。父在為母為妻是也。或問父在為母期。期之喪莫有重焉。為妻服與此同。得毋甚歟。曰非也。段成式酉陽雜俎。解得致精。一切傳注未及。曰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者。據禮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杖同削杖也。使子夏復生聞之。亦當首肯。為母期雖除。猶申心喪三年。為妻禫已過。夫必三年然後娶。以達子之志。種種皆同。豈凡旁親之期所得並歟。

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母服期。古禮如此。今制亦如此。然有願終三年喪者。則聽之。余目中所見戚友中。惟林研樵慶章為其本生父樾亭先生持三年服畢。然後赴官。此吳幼清所謂情文之稱也。古人蓋有行之者。特未見記載耳。竊謂古人父在為母期者。必皆如此。漢巴郡太守樊敏碑。有遺離母憂。五五斷仁之語。五五謂二十五。月即三年之喪也。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正義曰。左氏昭公十五年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據太子與穆后。天子為后亦期。而言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故並謂之三年。此所謂其文則期。其實則三年也。推之舅姑之服期。亦應如此。故曰與更三年喪不去。

謝梅莊曰。晉武帝欲終苴經之禮。裴秀止之。使其遇張九齡。必不止也。張九齡辭平章而乞終喪。唐明皇不許。使其遇晉武帝。必許之也。雖然。使九齡能如富鄭公之五起五辭。劉忠肅之六起六辭。明皇亦必許之。惜其遽止也。

今服制亦有不及於古人者。宋會要載仁宗寶元中。王恪言父母相繼亡。沒乞通持服五十四月。詔許之。宋史孫衝傳亦曰。嘗併喪父母去官。有司循五代故事。必六年乃聽調。是前代父母相繼沒。服皆通持。今無通持服之制。月日準後計算。不知改自何時也。

為人後者。當以所後為父母。而以所生為伯叔父母。此後儒之說如此。雖於經未有所考。而以尊無二上之義推之。自是不易之稱。乃宋濮安懿王之事。廷臣皆以為宜稱皇伯。惟歐陽公以為不然。引儀禮及五服勅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謂是雖出繼而於本生猶稱父母之證。時未有能難之者。司馬溫公獨疏言。為人後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舍父母則無以為稱。非謂其得稱父母也。語意已為簡當。然猶不若趙瞻辭窮直書之論。尤為深切著明。其言曰。趙瞻傳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猶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辭。以亂厥真。

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為母。辭窮直書。豈足以斷大義哉。臣謹與廷辨。以定邪正。按歐陽公有集。濮義四卷。又設為或問。以發明之。滔滔數萬言。持之愈力。爭者愈多。竟以此被陰私之謗。而不悟賢者之過。不能曲為之解矣。

汪堯峯曰。先王之制禮也。在父黨則父之昆弟重。而於父之姊妹恩殺矣。故服諸父期。服姑姊妹大功。在母黨則母之姊妹重。而於母之昆弟恩殺矣。故服從母小功。服舅總。此先王所以嚴內外。別男女。而遠嫌疑也。唐太宗欲加舅服。使與姨母同。太宗知禮。孰不知禮。

又曰。凡父黨之尊者。由父推之。皆父之屬也。世父從祖之父是也。至父之姊妹。則不可謂之父。不可謂之父。其可謂之母乎。二者皆不可以名。故聖人更名曰姑。爾雅謂我姑者。吾謂之姪。蓋姑亦不敢以舅弟之子為子也。凡母黨之尊者。由母推之。則皆母之屬也。從母是也。至母之昆弟。則不可謂之母。不可謂之母。其可謂之父乎。二者皆不可以名。聖人更名曰舅。爾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蓋舅亦不敢以姊妹之子為子也。按此闡明先王制名之意。陳義極精。惟爾雅僅有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一語。其謂我姑者。吾謂之姪一語。出于夏傳文。汪氏隨筆未檢耳。

又曰。母之兄弟曰舅。父之姊妹曰姑。舅母之次也。姑父之次也。婦人謂夫之父曰舅。謂夫之母曰姑。舅父之次也。姑母之次也。故白虎通云。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至男子謂妻之父曰外舅。母曰外姑。蓋彼以我之父為舅。我亦從而舅之。懼其同於母黨也。故別曰外舅。彼以我之母為姑。我從而姑之。懼其同於父黨也。故別曰外姑。

龔海峯

景瀚

曰。婦人以夫為天者也。天不可以二。故必奪其所性之親。使之。一其心。

志。以專於所事。夫父母兄弟。以天合者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夫之父母。夫之伯叔。父母。夫之兄弟。妯娌。其初皆不知誰何之人也。乃自既嫁之後。親者從而疏焉。疏者從而親焉。夫使人棄己之父母兄弟。而親他人之父母兄弟。聖人豈若是不近人情哉。以為不若是。不足以分內外而定一尊也。婦人之於夫家也。情常患其不及。其於父母家也。常患其太過。節其太過。乃所以引其不及。故於父母在。而制為歸寧之禮。所以畧順其情。然較之事舅姑。昏定晨省。固已大相徑庭矣。至於兄弟。則絕不為通。皆所以外之也。夫豈獨婦之外之。即其父母兄弟。亦自外之矣。姑姊妹女子在室之服。皆期年。出嫁則降。有故大歸。反與在室者同。先王制禮之意。可見矣。不特此也。父母

之恩一也。父族母族自常情觀之。亦復何殊。而聖人之制。外祖父母無服。舅與從母有服。而與伯叔父母相去。亦且天淵。何哉。尊有所壓。而情不可以分也。使漢唐而知此意。則必無外戚之禍。使呂武而知此意。則產祿必不封。而唐必不易為周矣。

服制中。有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之服。今人多不解其義。惟顧亭林言之最為簡明。以為雖三王之世。不能使天下無孤寡之人。亦不能使天下無再適人之婦。假令婦年尚少。夫死而有三五歲之子。則本族大功之親。自當為收恤。若無大功之親。而又不許之從其嫁母。則轉於溝壑而已。於是其母所嫁之夫。視之如子。而撫之以至於成人。此子之於若人也。名之為何。不得不稱之為繼父矣。長而同居。則為服齊衰期。先同居而後別居。則為之服齊衰三月。以其撫育之恩。次於生我也。為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而勸天下之不獨子其子也。

玉堂叢話云。諸大綬修撰滿考。是時生母陳與後母金並在邸。而制不得兼封本生。則疏請貤封。肅宗許之。當庚申春乞假奉兩淑人歸。陳淑人卒於途。制又不得服本生。而公衰絰疏水。竟三年而後赴闕。則踰假限兩歲矣。當事者矜其情。為請於上。凡為人後者。皆得服其本生。著為令。嗣是廷臣得貤封及服本生者。咸推公錫類云。

今訃書有泣血之稱。原本朱子家禮。阮芸臺先生嘗論之。吾閩陰靜夫承方亦曰。泣血之實。身可得而行。泣血之名。口不可引而稱之也。檀弓稱高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疏曰。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臯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夫禮親始死。哭不絕聲。三日之內。晝夜哭無時。亦烏庸此無聲出涕。為子臯之事。當在卒哭以後。蓋其至性過人。俯就禮制。亦但哭於朝夕。而平時則無聲而出涕。以至三年不變。吳草廬所謂默思其親。目亦有淚。如血之出。是也。易有泣血漣如。詩有鼠思泣血。皆於喪事無與。且訃書之稱。原所以對弔客。試思受弔之時。而果如是。則無哭無踊。於喪禮又何據乎。况泣血則必拭淚。乃相須之事。孤子嗟而拭淚。楚辭悲回風篇。已有成文。今乃槩稱於輕喪。而泣血獨施於重服。所以實相準而名相懸者。果何說以判之耶。

陰靜夫曰。荀子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喪服小記為父母長子稽顙。正義謂重服先稽顙而後拜者也。其餘期以下。先拜而後稽顙者也。周禮有九拜之儀。有稽首。又有吉拜凶拜。雜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稽顙而後拜。所謂吉拜也。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拜而後稽顙。所謂凶拜也。是稽顙與稽首判然不同。後人謂稽顙即稽

首特易名以別於吉。諺矣。首者髮以上之名。顙者髮以下眉以上之名。字書以眉目之間為衡。稽首謂以髮上向地。有冠藉之首未至地而衡則倒垂於下。荀子所謂下衡者是。稽顙則以髮下眉上觸地。荀子所謂至地說最明確。

孟瓶菴師曰。古者賓弔必於朝夕奠之時。少儀喪俟事不植弔是也。今京師士大夫皆擇日開喪。不過三日。至期則賓入弔。獨閩俗以七為期。數十年前皆受弔至七七四十九日。前輩某公始易為三七二十一日。然日久而費繁。人子哀戚之時。往往以無財為歎。不若北方之以三日為期。為省費也。

呂新吾曰。凡臨喪無不發聲。無所稱。總曰嗚呼。多極於十七舉。少亦不減五舉。傷則涕泗交頤。盡哀無數。凡有舉數者。不必皆涕泗。即哀容悼意亦無不可。今人嫌於不傷。遂不舉哀。殊非臨喪之禮。

梁曜北曰。士喪禮喪大記。周禮夏官挈壺氏皆有代哭之文。此古禮之最可疑者。昔王秀之禁子孫代哭。以為喪主不能淳至。故欲多聲相亂。魂如有靈。吾當笑之。豈先王制禮教人以偽。所見反不如一王秀之耶。

大清通禮載。凡喪三年者。百日薙髮。期之喪。二月薙髮。九月五月者。踰月薙髮。三月

者。踰旬獲髮。八旗官在京者。百日後薙髮供職。為祖父母。兩月後薙髮供職。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為曾祖父母。為撫養庶母。為伯叔父母。為兄弟。為妻。為已授室之子。一月後薙髮供職。為高祖父母。為庶母。為伯叔祖。為從伯叔。為從兄弟。為兄弟。已授室之子。為兄之妻。為子婦。為已授室之孫。既殯七日後薙髮供職。為伯叔祖母。為從伯叔母。為再從兄弟。為弟之妻。為從兄弟之妻。為兄弟子之妻。為孫婦。殯後薙髮供職。是漢制雖稍異。而自期以下。各限以薙髮之日則同。今滿洲猶恪守此制。而漢人則服期以降。鮮有講及薙髮者。吾鄉惟孫為祖父母。六旬薙髮。與通禮合。此外期功以下服。若不知有此事者。故不得不正告之。

近世有新喪而娶婦者。吾鄉謂之乘凶。於百日內行之。浙中謂之荒親。見郎仁寶七修類彙。又謂之忽親。亦謂之拜材頭。按晉書載。石勒禁國人在喪嫁娶。舊唐書張茂宗傳。諫官蔣乂曰。人家有不知禮教者。或女居父母服。借吉就親。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定居祖父母喪。婚娶聽離法。元史王都中傳。茶陵富民單乙死。無子。惟一小妻及其贅婿。妻誣其婿拜屍成婚。明會典。宏治二年。令有訂告服內成婚者。如親病已危。從尊長主婚。招婿納婦。罪止坐主婚。免離異。若親死。

未成服輒婚配。仍斷離異。可見此事前代皆干禁令。恭讀雍正年間上諭。朕聞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娶在三年之外。而聘在三年之內者。春秋猶以為非。三年之喪。創鉅痛深。苟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乃愚民不知禮教。起於兒隸編氓之家。有慮服喪之後。不得嫁娶。乘父母疾篤及殯斂未終而成婚者。其後商賈中家多有之士大夫亦間為之。而八旗效之。朕實憫焉。自今伊始。自齒朝之士。下逮門內有監生者。三年之喪終喪。不得嫁娶。違者奪爵褫服。其極貧阜隸編氓父母卧疾。呻吟床褥。必賴子婦以躬菽水治饗殮者。聽其迎娶。盥饋俟疾愈喪畢而後成婚。古者禮不下庶人。此之謂歟。其商賈中家不必以士大夫之禮繩之。然人性皆善。朕知其必有觀感興起。而不忍自同於氓隸者矣。

退庵隨筆卷九終

清 福州梁章鉅荏林編

家禮二

古人未葬不釋服。今大清律禮律喪葬條云。職官庶民三月而葬。若惑於風水。及託故不葬者。杖八十。其從尊長遺言。將屍燒化。及棄置水中者。杖一百。按此律文。雖明。而引用者甚少。晉書慕容儁載記。魏晉之制。祖父未殯葬。不聽服官。五代史周太祖廣順二年。詔內外文武臣寮。幕職州縣官舉選人等。有父母祖父母未葬。其主家之長。不得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今或援斯例。疏請於朝。著為令甲。凡服除而未經封葬者。生童不准應試。仕官不准補官。則人自當速葬。或可稍挽頽風歟。趙甌北曰。南史兗州刺史滕恬。烏程令顧昌。皆以不葬親而入仕。為清議所鄙。唐書顏真卿劾奏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宋史吳充奏士大夫親沒。或薰殯數十年。宜限期使葬。著為令。劉昫傳。昫與弟煥皆侍從。而親喪未葬。坐奪職。王子韶傳。御史張商英劾子韶不葬父母。而冒轉運使判官之任。乃貶知高郵縣。又道山清話。孫莘老入相。不及一年。坐父死不葬罷。可見前代此禁甚嚴。不知何時乃變。

成寬典耳。

伊川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之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曷謂地之美。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子祖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惟五患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而已。司馬溫公曰。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為人所相。深則

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

孟瓶菴師云。卜日之說。自古有之。然拘忌過多。故攢無日。停柩於家。火災疊警。權厝郊外。風雨飄搖。凡為子孫。何必求福。且星卜之家。吉神百有二十。凶神倍之。動輒窒碍。不知古者葬期。三月五月。皆有定時。曾有定時於數年之外者乎。即如俗云。子午向十年方利。則是死者葬期。必俟十年。有是理乎。

孟瓶菴師著有勸葬書。名曰誠是錄。自序云。余病夫不葬其親者。惑於堪輿家言。然猶未知其禍之烈也。營葬西郊。見停柩者。累累相望。為若佃者利也。夫墓非田。安得佃。佃其最無良者也。甲午戊戌二年冬。城南災。親識家棺多毀者。近聞遠鄉。又皆火葬矣。夫一親柩也。而天災之人禍之。其子若孫。又從而踐毀之。於是乎不暇與言葬。

禮。而但冀其掩之也。孟子曰：掩之誠是也。錄自唐以來諸家言，以悚惕之，庶無疑乎。其掩之也。按此錄祇一卷，而詳盡痛切，足以動人。余嘗為梓行，以希家喻而戶曉也。司馬溫公曰：昔者吾諸祖之葬也，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壙中。將葬，大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為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畀爾錢，不用吾言，吾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於是兄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深淺廣狹，道路之所從出，皆取便是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大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參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錢文敏維城曰：天之禍福，不猶君之賞罰乎。鬼神之鑒察，不猶官吏之詳議乎。今使有一彈章曰：某立身無玷，居官有績，然門徑向凶方，營建犯凶日，罪當謫罰。所司允乎。較乎。又使有一薦牘曰：某立身多瑕，居官無狀，然門徑得吉方，營建值吉日，功當

遷擢所司又允乎駁乎。官吏所必較而謂鬼神允之乎。故陽宅之說。余終不謂然也。此譬至明。以詰形家。亦無可置辨。劉文正公統熟曰。卜地見書。卜日見禮。苟無吉凶。聖人何卜。但恐非今術士所知耳。斯則持平之論耳。

吾鄉卜葬。擇日者以山向為準。有一年利東西。一年利南北之說。漳泉合葬之日。尤難。有遲至數年始一遇者。惟奇門之術。以時憲書與協紀辨方參合用之。隨時隨月。皆有吉日。余於嘉慶辛未。為先考資政公及先妣王太夫人合葬。越二十四年。又為亡室鄭夫人祔葬。卜日皆用奇門術。與山向不合。族人頗以為疑。然兩次皆值苦雨兼旬。道路泥濘之後。屆日天忽放晴。回虞之際。風日晴美。塗潦悉乾。襄事者大悅。則不得謂非吉日良時也。

檀弓卒哭曰成事。謂居喪至葬。事乃成耳。古者卒哭在既葬三虞之後。無有未葬而先行卒哭者。政和禮乃以百日為卒哭之期。蓋緣後世葬無定期。故遷就為之。夫親之體魄。未有所歸。人子之心。豈能一日稍釋。即此變禮。當益怵然於葬之不可遲耳。朱子答程正思曰。葬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如兩平於鄉曲之為愈也。又云。遷葬重事。似不宜容易舉動。凡百審細為佳。若得已。不如且

已也。今人動云為先人事有不得不訟，不得不遷之勢，曷亦三復斯語哉。

元無極子洞天祕錄云：凡擇地葬親者，既得吉地，貴乘初喪急葬，接續生氣以人之懷胎。十月成胎，故人之告理亦十月髓竭，死者陽元已升於天，葬得吉地，反天氣以入地中，如入爐冶，魂魄復聚，須及其骨液未竭，乃可與地脈通流。如接木須剪新枝，若經宿氣泄，豈能活耶。葬法七日內最佳，七七猶可，斷不可過十月。若更遲一年三載，雖有吉壤，從何接氣，必待葬下久遠，枯者漸滋，而後徐徐陰應耳。若曾於山地葬過，改遷吉穴，前之敗泄精魄散盡矣，直俟惡氣全消，吉氣乃入，庸以歲月計哉。今人緩葬亦有數端，其賢者不忍其親難於急葬，不賢者又置葬親於度外，或停棺在堂，權厝別地，暴露多年，真同棄屍。又庸師醫術，拘忌山向，一家百口，年命衝刑，此吉彼凶，終無葬日。試觀古禮：天子七月，大夫三月，士庶踰月，豈能忍其親者，亦何嘗有山命年月之紛紛如後世者耶。

喪服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此聖人制禮，責人主喪者，當急於送往，不容停殯也。曰主喪者，不目其為何人，凡為主喪者皆是。既主其喪，則必為之亟於營葬，曰其餘，則自主喪而外有服者皆是。曰以麻終月

數者謂未葬無卒哭受服之節也。曰除喪則已者謂屆除喪之期則除之。及葬仍服其服也。此禮廢而後世之停柩不葬者乃多矣。

古人既葬有反哭之禮。今人不講久矣。今人葬畢賓易服拜於墓。主人亦易墨衣禮畢奉主而歸賓迎於郊。入門升堂。主人俯伏不哭。賓皆以吉衣拜主前。夫古人以反哭之弔為哀之至。而今人乃以為賀。此其於禮也何居。然揆其故則古今稍有不同者。孟瓶菴師云。古者士踰月而葬。是未及今之七七也。大夫三月而葬。是未及今之百日也。葬期近故衰麻不脫於身。哭泣不絕於口。今鄉俗之葬斷無在三月五月之內。遲或數十年。或數年。近亦三年。或期年。朱子云。今人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則在宋時已不能行古禮。習俗相沿。奉主到家之日遂不復以衰麻從事矣。又古必三虞成事。始以吉祭。易喪祭。此禮亦久廢不行。今惟存虞祭之禮。在親友以成墳為喪事之終。在主人當以反亡為哀痛之至。存其實而稍變其文可也。若欲使世人盡行反哭之弔。恐習俗一時難以驟更耳。

朱子家禮載劉氏璋之論云。初喪之日。求木為棺。恐倉卒未得其木。灰漆亦未能堅完。或值暑月。尸難久留。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椁。歲一漆之。今人亦有生時自為壽器。

者此猶行古之道非豫凶事也其木油杉及柏為上母使高大以為觀美棺內外皆用布裹漆務令堅實余嘗見前人葬墓掩壙之後即以松脂鎔化灌於棺外其厚尺餘後為人侵掘松脂歲久凝結愈堅斧斤不能加遂免大患此法似亦可用也

古有居喪廢業之說業即筮業之業謂樂器也即三年不為禮樂而已若訓為恒業之業則士大夫之有恒產者或不必與聞外事而農工商賈八口之家資以為活或居父喪而母在或居母喪而父在或居父母喪而祖父母在一廢業而仰事俯育何所資乎君子居喪惟不與燕會不作詩歌足矣昔孟子在齊喪母歸葬於魯即反於齊且不改其欲行道之志廢業云乎哉

今人居喪三年不吟詩是矣乃或以填詞代之又或以四六文代之引宮刻商儷紅妃綠與吟詩何別乎

禮有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之文此古語不必拘也果爾家庭之際日用之儀但閉口而相示以意乎家庭不如是而對客作此態不相率而為偽乎

曾子問載孔子之言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解者謂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為矯偽似也然曾子執母喪而哭子游又何說焉若謂哭他人即為忘己之親

不知親在殯而值妻子之喪。哭乎不哭乎。談理至此。去天理人情遠矣。故呂新吾疑為非孔子之言也。

喪燕非禮也。然亦有不可已者。殺於常燕之席可矣。今有主儉者。以素饌易之。謂託始於前明邱文莊。則轉失之。素食喪家事也。小功總麻之親。既殯飲酒食肉。况無服之賓。為設素食可乎。

今稱人居喪為讀禮。蓋古者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良由二禮繁重。苟非平日從師講肄。復又習於臨時。必不能按其節而合乎度。汪鈍翁嘗譏閩百詩。謂有親在堂。不宜用喪禮相往復。疑於左氏所云。豫凶事者。徐健菴亦無以折之。還以詰閩。閩曰。果如汪言。則孔子命伯魚學禮。凶禮次居第二。未聞舉其二而輟不學也。且嘗徵諸經傳。如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即曾子次子也。又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子張沒於孔子後。不待言。而是時曾子方有母喪。則孔子在時。曾子母在堂可知也。既在堂。胡忍以喪禮相往復。如曾子問所云者乎。果如汪言。則曾氏父子。乃聖門逆子。而世俗以為不祥人矣。健菴首肯而去。按鄭氏釋未葬讀喪禮。以為禮各以其時。則似臨時方習之者。恐非。張子謂禮在平日。豈不當

學蓋因切於用。故至其時。又復講求。又因居喪者觀他書。恐似忘哀。惟喪祭禮可讀。此說最是。如鄭說。必以喪禮至居喪始讀。豈祭禮亦必至既葬始讀。非居喪時竟無須講求乎。至汪之譏閻。則前人已有之。司馬溫公之喪。伊川程子董其事。蘇東坡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大中康安。何為讀喪禮乎。正叔不答。鄒志完聞之曰。正叔之母先亡。獨不可治喪禮乎。洛蜀之相攻。與汪閻之不合。情正相等。不可以為典要。林樾亭云。禮有時制。月制。日制之文。固未嘗諱。若臨時始學。人子當悲哀摧割之際。且無暇於讀。而謂能悉依於禮乎。信如其言。毋怪乎顯慶之禮不存。國恤而今之士子治禮記者。四十七篇。刪其大半。無有能通者矣。

晉書禮志云。喪服無弟子為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為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為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先聖為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為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為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為益。故舍舊而不疑。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為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據此知晉時新禮有弟子為師齊衰三月之服。此實準情當理。可與心喪。

三年內外並行。於師友一倫所裨匪淺。夫師之所成者大。無論矣。如淺教之師。暫學之徒。受業滿一年者。為之服齊衰三月。斯亦寔厚。毋薄之旨也。摯虞所議。雖至今行。吾以為過矣。程子曰。師不立服。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按儀禮有朋友麻三字。朋友且然。况師乎。

今人欲為祖父撰碑誌。或其時適無顯達有道者。足副其求。又或其力不足以致之。則莫如自為之。為便。東漢魯峻碑。為其子所述。見隸釋。蔡中郎為其祖攜碑。見後漢書注。張燕公自為父碑。見唐書。顏魯公為父顏君廟碑。見本集。張仲方為父抗神道碑。見白香山集。柳子厚自為父神道表。柳開為父監察御史墓誌銘。均見本集。穆員陳子昂孫逖蘇子美皆自為父志銘。見金石要例。田敏自作父墓碑。見宋史儒林傳。劉曾自撰高曾以還之誌。見宋元憲集。今人所熟知者。歐陽公瀧岡阡表而已。古人文字有不宜學者。如李習之述其大父事狀。題曰皇祖實錄。當時不以為怪。若施之近代。則犯大不韙矣。唐宋人碑誌。每稱其父曰皇考。歐陽公瀧岡阡表亦然。南宋以後始禁止之。

錢竹汀大昕曰。顧亭林以今人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諱為非古。按徐季海墓碑。其子規書。末題表極前河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又周益公跋初察王左丞贈曾祖

詩末題通直郎田稼填諱。則唐宋時已有之。又元至正間温州路總管陳所學填諱。其子姓所述。末題楊維禎填諱。則今人仿而行之。未為不合。亭林亦所見未廣耳。古人為人作誌狀。不必求備。如胡文定作楊龜山誌。不載高麗王問龜山先生在何處之言。黃勉齋為朱文公作行狀。不載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之語。豈外夷之尊敬不足為重輕哉。又伊川作明道行狀。不言受學於濂溪。豈以乃兄不當在弟子之列耶。楊君謙循吉曰。後世之文壞於銘墓。豈唯壞文。復壞史也。人死凡有力者。便得銘。皆謂之忠臣孝子慈母烈婦。夫賢者固不若是之多。則文安得不壞。而天下誠忠孝慈烈者。無怪乎人之不信。真偽相亂。史何所徵。故曰偽銘之究。能壞史也。今人束一帛以詣人乞銘。無辭者。不知人有當銘。有不當銘。當代之鉅公當銘。鄉先生當銘。有行誼文章經術當銘。與親戚朋友及其父母當銘。如是而已矣。有其事則書。無則書歲月世系而止。如是而後銘可徵也。文可信也。否則文章家之劫竊蠹害也。

黃梨洲

宗義

曰。今之為碑版者。其語多不可信。而不可信。先自其子孫始。子孫之不可信。先自其官爵贈謚始。聊舉一事以例其餘。如某主江西試。以試策犯時忌。削籍。

有無賴子高守謙。結黨十餘人。恐喝索賂。某不應。遂掠其資以去。某尋死。崇禎初。昭

雪死事者。竄名其中。得贈侍讀學士。今其子孫乃言逆閹竊柄。某抗疏糾參。幾至不測。閣臣為之救解。已而理刑指揮高守謙等緹騎逮訊。某辨論侃侃。被拷掠而斃。崇禎初。贈侍讀學士。謚文忠。脫空無一事實。不知文忠之謚。誰則為之。且併無賴之高守謙。授以偽官。真可笑也。潘汝禎。建逆閹祠於西湖。某已卧病不能起。閹敗。遂有言某入祠不拜。為守祠閹人所槌致死。以之入奏者。今無不信之矣。近見修志。有無名之子孫。以其祖父入於文苑。勃然不悅。必欲入之儒林而止。嗚乎。人心如是。文章一道。所宜亟廢矣。

金石萃編載賀蘭氏墓誌銘。賀蘭為唐協律郎斐某之姑女。即嫁於斐。年四十有四卒。誌云。洎大漸。移寢於濟法寺之方丈。蓋攘衰也。又云。遷殯於鴉鳴埕。實陪信行禪師之塔。禮也。攘衰二字。不知何所取義。夫以中年宦婦。其夫尚存。而病則移寢於寺。卒則附殯於塔。恬不為怪。碑猶謂之禮也。風化之漓如此。而王蘭泉先生第斤斤譏其喪禮之廢。何哉。

凡京中大臣之卒於外者。有奉特旨准入城治喪之典。係准其入京門。歸殯本宅。此異數也。而內外大小官員。亦有推恩之例。大清會典載。康熙二十六年。定凡

官員卒於官。與官員之父母及妻之喪。皆許歸殯於家。城關人役不得阻抑。按今京官由禮部給勘合。外官由藩司給護牌。俾沿途得穿城行走。本籍得入城治喪。此係照例之事。不須題奏。乃近人有並非高官。輒於訃東及高脚牌中。大書奉旨入城治喪者。甚可笑也。

古人重家諱。太史公父名談。故改談為同。取其聲相近也。司馬溫公父諱池。每與韓持國書。改持為秉。取其義相近也。然禮不諱嫌名。池直離切。持直之切。又非同部。雖不避無妨也。眉山蘇氏諱序。故明允文改序為引。東坡不為人作序。或改用叙字。閻百詩曰。古人叙人家世。皆自曾祖起。無及高祖者。間及高祖。必其人其事足書。若空空名諱。則斷未之及。歷覽韓歐王介甫以及宋潛溪。皆然。或曰。此本之元人柳文肅集中。亦自曾祖叙起。則元人亦不失此規矩矣。

古人數世次。有連身離身二法。連身數之者。如後漢書蔡邕傳。稱邕高祖之父勲。為六世祖。是也。離身數之者。如顏魯公作郭揆神道碑。稱五代祖昶。高祖澄。韓文公作薛戎墓志銘。稱戎高祖德。儒為四世祖。柳子厚自作其父神道表。稱高祖之父旦。為五代祖。是也。黃梨洲以數世離身為是。然史書中二法並用。可不拘矣。

古人為合葬誌銘者。篆額只書某官某公。不書暨配某氏。蓋以陽統陰之義。然金石文字中。有唐垂拱四年。澤王府主簿梁府君並夫人唐氏墓誌銘。又有大中十二年。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而前明王遵巖作陳東莊墓表。本朝魏叔子作陽一水墓表。亦俱書暨配某氏。則是亦可通也。

孟瓶菴師曰。司馬溫公謂令式墳碑石獸大小多寡。雖各有品數。然後世見此等物。安知其中不多藏金玉。是皆無益於亡者。而反有害。故令式又有貴得同賤。賤不得同貴之文。按碑碣之制。五品以上。得用碑。龜趺螭首。六品以下。用碣。方趺圓首。勒文於墓前。為神道碑。或只書某封某官神道。一品二品。得用石人石虎羊馬望柱。三品四品。無石人。五品無石虎。六品以下。無羊馬望柱。今士大夫之葬。無以金玉寶器殉者。人皆知之。遵用令式。亦不至無益而反有害。但貴得同賤者。以可示儉。而訓廉。賤不得同貴。則體制所繫。鄉俗於墳塋務為華美。並非縉紳。而妄書封贈。以至石獸等物。有品官所不得用者。而援例虛銜亦用之。相率效尤。此則所當禁止耳。

李文貞曰。畫像之設。程子以為少一根鬚。便是他人。其言似太固。胡邦衡經筵玉音跋云。司馬溫公不喜後人寶其祖宗之畫像。但喜後人寶其祖宗之字蹟。按此義亦

偏。倘無字蹟之先人。又能含畫像而不寶乎。近韓文懿美作長洲劉龍光墓表。叙先生尋親石滌事。中一段云。先生父無懷公。避亂倉卒。僅藏其先世畫像篋中。自隨先生將到石滌時。其母管夫人。聞篋中颯颯有聲。啟視無有。閉則復然。一日。管夫人見緋衣神一。一從篋中出。而先生至。觀此則祖宗一氣所感。畫像其可忽乎哉。

梁曜北曰。喪大記。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避。禮運三年之喪期不使。此後世奪情所藉口也。東漢遂有斷大臣行三年喪者。吳孫權立制。奔親喪者罪大辟。更屬道薄於當年。風類於百代矣。

朱子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典禮。即廢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畧做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尚祀於家廟可也。

呂新吾曰。祭為吉禮。故居喪不祭。士大夫之家。有同堂期功者。代之無可代。即易墨衰行事可也。若必廢三年之祭。設父母相繼而沒。繼之承重而祖沒。廟門可九歲扃。而四世不血食矣。故君子權之。

又曰。漢以來。儒者一件大病痛。只是是古非今。今人見識作為。大都不如古人。至於風會所宜。勢極所變。禮義所起。亦自有精於古人處。二帝者。夏之古也。夏者。殷之古也。殷者。周之古也。其實制度文為。三代不相祖述。而達者皆以為是。宋儒泥古。更不考古。昔真偽。今世是非。只如祭祀一節。古人席地。不便於飲食。故尚簋簠簞豆。其器皆高。今祭古人用之。從其時也。子孫祭祖考。只宜用祖考常用所宜。而簋簠簞豆。是設可乎。古者墓而不墳。不可識也。故不墓祭。後世父母體魄所藏。巍然邱隴。今欲舍人子所覩記者。而敬數寸之木。可乎。則墓祭似不可已也。諸如此類。甚多。皆古人所笑者也。使古人生於今。舉動必不如此。

墓祭以寒食。始見於開元之詔。其文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寢以成俗。故萬季野疑其起於陳隋之間。今吾鄉歲必兩祭。春以清明。秋以重陽。似更周協。

今之考古者。輒云古不墓祭。憶閱微草堂筆記。載益都李文淵述一事。云博山有書。

生夜行林莽間。見貴官坐松下。呼與共語。乃其已故表丈某公也。生因問古稱體魄藏於野。而神依於廟。主丈人有家祠。何為在此。某公曰。子亦泥於古。不墓祭之文乎。夫廟祭地也。主祭位也。神之來格。以是為依歸焉耳。如神常居於廟。常附於主。是人神雜處也。且有廟有主。為有爵祿者言之耳。今一邑中。能建廟者。萬家不一二。能立祠者。千家不一二。能設主者。百家不一二。如神依主而不依墓。是百千億萬貧賤人家。其祖妣皆無依之鬼也。知鬼神之情狀者。莫若聖人。明器之禮。起於夏后氏。使神在主而不在墓。則明器當設於廟。乃皆瘞之於墓中。是以器供神。而置於神所不至之地也。衛人之附離之殷禮也。晉人之祔合之周禮也。孔子善周。使神不在墓。則墓之分合了無所異。有何善不善耶。禮曰。父沒而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不忍用其栝椳。口澤存焉爾。一物之微。尚且如此。顧以先人體魄。視如無物。而別植數寸之木。曰此吾父吾母之神也。母乃不知類耶。按此論墓祭之義。極精。或即出李生潤色歟。

紀文達師曰。有能視鬼者。言人家繼子。凡異姓者。雖女之子。妻之姪。祭時皆所生來享。所後者不來也。凡同族者。雖五服以外。祭時皆所後來享。所生者雖亦來。而配食

於側弗敢先也。惟於某抱養張某子。祭時乃所後來享。久而知其數世前本于氏婦。懷孕嫁張生。是子之祖也。此何義歟。余曰。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不以遠而阻也。琥珀拾芥。不引鍼。磁石引鍼。不捨芥。不以近而合也。一本者氣相屬。二本者氣不屬耳。觀此使人睦族之心。油然而生。追遠之心。亦油然而生。一身歧為四肢。四肢各歧為五指。是別為二十歧矣。然二十歧之痛癢。吾皆能覺。一身故也。莫昵近於妻。妻妻之痛癢。苟不自言。吾終不覺。兩身而已矣。

朱子謂人秉天地之氣而生。死則散還於天地。無如祭祀之禮。制於聖人。遂不得不云。子孫一氣相感。復聚而受祭。受祭既畢。仍散入虛無。不識此氣散還以後。與元氣渾合為一歟。抑參雜於元氣之內歟。如混合為一。則如衆水歸海。共為一水。不能使江淮河漢。復各聚一處也。又安能於中分出某某之氣。使各與子孫相通耶。如參雜於元氣之內。則如飛塵四散。不知析為幾萬億處。如游絲亂飛。不知相去幾萬億里。過子孫享薦。乃星星點點。條條縷縷。復合為一。於事理。毋乃不近耶。即以能聚而論。此氣如無知。又安能感格。安能歆享。此氣如有知。知於何起。當必有心。心於何附。當必有身。既已有身。則仍一鬼矣。不過釋氏之鬼。地下潛藏。儒者之鬼。空中旋轉耳。又

何以相勝耶。

漢書張湯傳。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注。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故困學紀聞謂漢以來有瘞錢。後里俗皆以紙寓錢。而不言起自何代。法苑珠林。謂起於殷。長史洪慶善。杜詩辨證。謂起於齊。東昏好鬼神之術。剪紙為錢。以代束帛。故封演聞見記。謂紙錢。魏晉以來已有。今自王公至士庶。無不用之。通鑑載唐王璵為祠祭使。乃以紙錢用之於祠祭。習禮者羞之。唐書范傳正言。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至宋錢鄧公猶不燒楮鏹。其實律以檀弓明器之義。則紙錢固未嘗不可。邵子春秋祭祀亦焚楮錢。伊川程子怪問之。曰。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用心乎。宋思陵神輿就道。諫官以為不宜用紙錢。孝宗抵其疏於地。曰。邵堯夫何如人。祭先亦用紙錢。豈生人處世能不用一錢乎。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楮泉大若盞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此又後世黃白紙錢之始。至說部載冥間用紙錢事甚多。大抵生人精神所聚。鬼神亦即向之相沿已久。深有合於塗車芻靈之義。不以其類於巫覡祈禱而生疑。遂至不誠無物也。

隨園詩話云。京師故事。凡措紳陪弔於喪家者。前輩至則易吉服相見。然有易有不

易者。以來客未必皆前輩。陪客未必皆後輩耳。余陪弔於座主杜大司馬家。聞徐蝶園相公來。則滿堂皆吉服。蓋滿朝公卿皆其後輩也。按京中此儀。至今未改。先大夫之喪。余在京邸受弔。紀文達師至。衆皆易服。此余所親見也。外省則陪弔於搢紳家者。值大吏至亦然。吾鄉葉穀菴先生。孟瓶菴師家。開弔。余亦親見之。近日則並無易服之儀。亦無人知此故事矣。乃從前弔喪者。冠皆摘纓。近日惟夏月用羽纓笠。以代緯帽。冬月則不易冠。此儀良是。蓋喪惟有服者摘纓。搢紳無故摘纓。本非所宜。但易服而不易冠足矣。

吾鄉家塾。率多供奉文昌。竊以為奉文昌不如奉孔子。乃有大書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粘於廳事正中者。此則未考也。按順治二年。祭酒李若琳。請易至聖先師孔子神位。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至十四年。給事中張文光奏言。聖至孔子。贊美難以形容。考之古典。魯哀公誅文曰尼父。未嘗加一字之褒。漢平帝元始元年。始加謚曰宣尼父。後魏太和十六年。乃改謚文。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尊為宣聖尼父。明皇開元二十一年。始進謚文宣王。明初因之。嘉靖九年。尊改為至聖先師孔子。以孔子生不為王。沒而王之。於理未安。且以文宣之號。未足以盡孔子。曰至聖。則無所不該。曰

先師則名正而實稱。我朝初定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不過因舊諡而不稱王。追王固屬誣聖。即大成文宣四字。亦豈足以盡孔子。仍請改書為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從之。據此則前朝之舊諡。不可稱於今日。而廟中之神位。亦不宜用於私家。謹考乾隆二十三年。因致祭闕里。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廟中。今人有敬書此四字。懸於家塾。以當供奉神牌者。則庶乎其宜耳。

今吾鄉街巷。皆有關帝祠。有但呼為老爺。皆未免近褻。即士大夫無不知敬關帝者。而尚以當時之舊諡為稱。亦斷不可。恭讀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烈。乃史書所諡。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為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世祖章皇帝。曾降旨封為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威烈。朕復於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諡。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古也。今當鈔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諡。應改為忠義著文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本。其官板並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欽此。

今海內皆知尊奉文昌。文人學士。尤親敬之。吾鄉家塾中。無不奉香火者。而問以神

之源流則多昧昧不可分別言之。今道流所傳文昌化書以梓潼神當文昌帝君謂為周張仲之後身。所謂十七世為士大夫身者。謬也。明史禮志禮部尚書周洪謨等議云。梓童顯靈於蜀。廟食其地為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京師舊廟。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宜勅罷免。其祠在天下學校者。俱宜拆毀。議上未行。按梓潼神諱惡子。生於越雋。姚萇至蜀。憇梓潼嶺。神語萇曰。秦人物無主。康濟其在君乎。宜亟還。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萇既稱帝。長安遂立廟梓潼嶺上。李義山詩亦載神以鐵如意贈萇事。唐僖宗幸蜀。神自廟出。白霧中彷彿見列仗狀。僖宗脫佩劍賜之王繹。蕭遇咸賦詩刊石。故蜀人至今俎豆不絕。若今所崇祀之文昌。則星象也。古祠屬之天神祠。廟徧天下。而列在祀典。則自我朝嘉慶六年始。是年五月初十日奉 上諭。京城地安門外舊有明成化年間所建文昌帝君廟宇。久經傾圮。碑記尚存。特命敬謹重修。現已落成。規模聿煥。朕本日虔申展謁。行九叩禮。敬思文昌帝君主持文運。福國佑民。崇正教。闢邪說。靈跡最著。海內崇奉。與關帝君相同。允宜列入祀典。用光文治。著禮部太常寺將每歲春秋致祭之典。及一切儀文。做照關帝廟定制。欽此。

今祀文昌者必兼祀魁星。家塾中亦然。錢竹汀云。北斗以魁為首。故有九魁之稱。斗

魁戴筐六星曰文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杜詩君家最近魁。三象是也。惟顧氏曰知錘謂奎為文章之府。故立廟祀之。似屬傳會。天官書奎為封豕。為溝瀆。不云文章之府也。

古者大夫祭五祀。今人家惟祭竈神。紀文達師嘗疑天下一竈神歟。一城一鄉一竈神歟。抑一家一竈神歟。如天下一竈神。如火神之類。必在祀典。今無此祀典也。如一城一鄉一竈神。如城隍社公之類。必有專祠。今未見何地有專祠也。然則一家一竈神耳。又不識天下人家如恆河沙數。天下竈神亦當如恆河沙數。此恆河沙數之竈神。何人為之。何人命之神。不太多耶。人家遷徙不常。興廢亦不常。竈神之閒曠者何所歸。竈神之新增者何自來。日日銓除移改。神不又太煩耶。此誠不可以理解也。然三代時即有媚竈之語。而世所傳竈神。每月晦。將人家所行善惡錄奏天曹。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此語見感應篇。不可不信。故人家於五祀不必徧祭。而惟祀竈為最虔。我朝至順治八年。定制每歲正月。祭司戶之神於宮門外道左南向。四月。祭司竈之神於大內大庖前中道南向。六月。祭中霤之神於文樓前西向。七月。祭司門之神於午門前西角樓東向。十月。祭司井之神於大內大庖井前。

南向中霤門二祀太常寺掌之戶竈井三祀內務府掌之而每歲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又自於宮中祀竈以為常。是此禮實達於天下。蓋自古相傳。皆以是日為醉司
命之辰。而或有行於二十四日者。則不典矣。

敬竈篇。列竈上所忌數事。如敲鍋及焚化字紙。搗切薑椒葱蒜。以雞毛獸骨入竈。
織柴作食。以鞋履衣服烘炙。足踏竈門。以刀斧置竈上。帚把向竈。及對竈歌哭咒
罵。赤身露體等語。皆相傳自古。易於遵守。敬神之道。齊家之宜。不但趨吉避凶而
已。

吾鄉多淫祀。凡人家疾病災殃。四出祈禱。率多荒誕不經。惟本里社神。及城隍廟神。
尚為近理。朱文正師云。城隍廟祀。始見於吳赤烏二年。及北齊慕容儼傳。唐則有張
說之祭文。張九齡之於洪州。李德裕之於成都。以及李白杜牧韓退之李商隱。麴信
陵諸篇。班班可考。春明夢餘錄。引禮記大蜡之水庸。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春秋傳。鄭
災祈於四鄰。宋災用馬於四鄰。鄘庸古字通。此城隍之祭。肇於伊耆矣。又案宋史蘇
緘傳。緘知邕州。蠻入寇。城陷。其家三十六人自焚。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見大兵
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為緘立祠。此則以人為城隍神之

據也。今各直省城隍皆有新舊替代。關係以龍虎山張真人文移為準。凡水旱祈福輒有響應。此自係聰明正直保障一方之正神。不可不奉敬者也。

吾鄉水旱必就城中九仙山觀音殿祈禱。甚則必出城三十里詣鼓山請觀音下山。猶杭州之詣天竺。皆其應如響。吾鄉人家堂室中亦無不奉觀音者。女流持齋誦經

尤為敬信。然或塑或畫。率用女像。而不知此為觀音之變相也。歐陽通書道因法師

碑中述師將詣洛中。感觀音之靈異云。杖錫出山了焉。孤邁恐罹刑憲。時禁僧遊涉靜念

觀音。少選之間。有僧款至。皓然白首。請與俱行。迨至銅街。暨於金地。俯仰之際。莫知

所在。則非女身可知。王蘭泉祖跋云。夢泉供小山觀音是男像。亦白首老人。與碑所

紀合。六朝唐宋名手寫像。亦無作婦人者。但閨閣崇祀。則於女像為宜。既有變相。隨

人所奉可耳。

古風沙氏初煮海為鹽。遂為鹽之神。安邑縣舊有鹽宗廟。即祀是神。風又作宿。又作

質。神農時諸侯。大庭氏之末世也。見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水經注說文。乃今之業

鹽者。不聞祀鹽神。何耶。吾鄉業鹽之家。必祀天后。而風沙氏更在其先。竊謂當增祀

風沙氏。而以管子配饗可矣。

天后廟祀。詳見元史祭祀志。蓋自宋宣和間。官為致祭。廟號順濟。紹興乾道淳熙慶元開禧景定間。累加封號。第稱夫人。至元中以護海運有奇應。始封天妃。本朝康熙間。以澎湖之役。始敕建祠湄州。加封天后聖母。暨乾隆二年。二十二年。五十三年。嘉慶五年。道光六年。累加封號。積至三十二字。祀事徧海內。而神之靈益著。其緣起見宋潛說友臨安志。以宋人言宋事。其言必有所承嗣。是何喬遠閩書。張燮東西洋考。吳任臣十國春秋。皆因之。雖文有詳略。而以為莆田林氏女。則無異同。惟近人全祖望趙翼疑之。趙氏以為水陰類。其象維女。天妃之名。即水神之本號。非實有林氏女其人。全氏則立三怪之論。肆口詆謔。皆似是而非之說。余別有文辨之。今閩閩中所供張仙打彈軸。相傳為後蜀孟昶像。花蕊夫人攜入宋宮。念其故主。常懸於壁。一日。太祖詰之。詭云。此蜀中張仙神。祀之能令人有子。於是傳之人間。遂為祈子之常祀。趙甌北獨闢之。以為昶之入汴。宋祖親見之。花蕊果攜其像。宋祖豈不能識別。而敢以詭辭對乎。故高青邱有謝海雪道人贈張仙像詩云。余未有子。雪海能識別。而敢以詭辭對乎。故高青邱有謝海雪道人贈張仙像詩云。余未有子。雪海以此像見贈。蓋蘇老泉嘗禱之。而得二子者。因賦詩以謝云。道人念我書無傳。畫軸捲贈成都仙。云昔蘇夫子。建之玉局禱甚虔。乃生五色兩鳳鴉。和鳴上下相聯翩。然

則此像本起蜀中。閨閣祈子。久已成俗。是以花蕊攜以入宮。後人以其來自蜀中。轉疑為孟昶像耳。按蘇老泉集。謂張仙名遠霄。眉山人。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陸放翁答宇文使君問張仙事。自注云。張四郎常挾彈。視人家有災者。輒以鐵丸擊散之。又贈宋道人詩云。我來欲訪鐵彈仙。嗟哉一失五百年。續通攷云。張遠霄。一日見老人持竹弓一。鐵彈三。來質錢三百千。張無靳色。老人曰。吾彈能辟疫。當實用之。後老人再來。遂授以度世法。是蜀中本有是仙。今所畫張弓挾彈。正其生平事實。特未知何以為祈子之祀。或緣禮記高禘弓韜之語。展轉附會。而實以姓名乎。

吾鄉婦女。必崇祀臨水陳氏夫人。所傳靈異事蹟。非盡無因。嘗閱十國春秋。乃知為陳守元女弟。守元閩人。即以左道事閩王璘。復勸王昶作三清殿於禁中者。也有女弟名靖姑。常餉守元於山中。遇餒。發簞飯。飯之。遂受祕籙符篆。役使鬼物。永福有白蛇為孽。數害郡縣。或隱跡宮禁。幻為人形。王璘召靖姑圍驅之。斬蛇為三。蛇化三女子。潰圍而出。飛入古田井中。靖姑圍井三匝。乃就擒。惠宗即王璘詔曰。蛇魅行妖術。逆天理。隱淪後宮。誑害百姓。靖姑親率神兵。服其餘孽。以安元元功莫大焉。其封靖姑為順懿夫人。食古田三百戶。以一子為舍人。靖姑辭食邑不受。乃賜宮女三十六

人為弟子。後逃居海上。不知所終云云。今廟中有舍人塑像。又有三十六宮位號。蓋本於此。又建寧府志載浦城徐清叟子婦懷孕十七月。舉家憂危。一婦人踵門自言姓陳。專醫生產。令徐別治有樓之居。樓心鑿一穴。置產婦於樓上。僕持杖伺樓下。既而產一蛇。長丈餘。自穴下。遂撲殺之。舉家相慶。酬以物。俱不受。但需手帕一方。令徐親書徐清叟贈救產陳氏數字。且曰。某居福州古田縣某地。出門不見。後清叟知福州。遣人尋訪所居。鄰人云。此間只有陳夫人廟。嘗化身救產。細視之。則所題手帕懸於像前。乃為請於朝。加贈封號焉。即靖姑也。

說文卜部。卜。以問疑也。讀與稽同。徐錯謂即書之稽疑。今人變作乚字。其實今之扶乚。當作扶箕。因事亦問卜。故借用乚。以附於古之卜耳。陸放翁集中有箕卜詩云。孟春百草靈。古俗迎紫姑。厨中取竹箕。冒以婦裙襦。豎子夾扶持。挿筆祝其書。俄若有物憑。對會不須臾。豈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娛。詩書亦間作。酒食隨所須。興闌忽辭去。誰能執其祛。持箕昇竈婢。棄筆卧牆隅。几席亦已徹。狼藉果與蔬。紛紛竟何益。人鬼均一愚。此與今時扶乚情狀酷肖。而人鬼同一愚五字。可以發人深省。不但人愚。鬼亦愚也。而今人往往以此引鬼入屋。亦不智甚矣。